

我的党员大哥

飞 鸟

大哥 30 岁生日那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欢喜地像个孩童。成为一名党员,是大哥的一个梦想。

小时候,大哥有天在涨水的河边玩,不幸滑入河里,千钧一发之际,有个壮年汉子飞身跃进水中。大哥获救了。当母亲扯着大哥带上礼品去给那个壮汉叩头谢恩时,那个壮汉健步向前扶起母亲,朗声笑语:“大嫂,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是共产党员。”当时在大哥心田,就种下了一枚梦想的种子,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们这里属豫东平原,主要产小麦、棉花等作物。我们村由于连年种植棉花,黄枯萎病异常肆虐,作为经济作物的棉花已经不“经济”了。可是,村里人还是按部就班地种植棉花。

大哥心里急了。他左打听右打听,终于从一个远房表哥那里获悉种西瓜利润大。大哥就小麦套种了五亩西瓜,他把种棉花的营养钵和地膜覆盖技术运用到栽种西瓜上。风调雨顺加上科学管理,他的西瓜丰收了,价钱喜人。

大哥摆了个酒场,邀四邻八舍齐来欢聚。席间,推杯换盏,煞是热闹。酒酣耳热时,老黑叔醋溜溜地说:“大侄,你可能耐了。”大哥起身,说:“各位长辈,还有冬生哥,我心想

和大家商量,明年我们一起种西瓜,拉到西边的西瓜市场去卖,每亩赚两千不成问题。再以后,我们自己要建个农业合作社,啥赚钱种啥。”“好!”酒杯碰到了一起。

开春后,大哥他们对着村头那条多年不曾变的土路犯了愁:麦套西瓜成熟在七月份,雨多,万一运不出去咋办? “真是感谢钱。”这是大哥的原话。国家拨款,恩泽千秋的“村村通公路”工程开始了。这正解了大哥他们的燃眉之急。

但是,村头到村街的那条路不在规划范围,大哥联系好施工队,号召全村集资。三天下来,还差一万,大哥一咬牙,把钱垫上了。大队支书拉住大哥的手说:“侄,来俺家,让恁婶子炒菜,咱爷俩喝个痛快。”大哥红了脸,嗫嚅半天,说:“我,我,我……想入党。”

已是村长的二哥,眼瞅着西瓜种植成了规模,村民们一栋又一栋楼房拔地而起,喜上眉梢。可村里人闲暇时不去外地打工的,多聚在牌场喝闲酒闹闲气,还有村里一群留守娃儿无人管,满世界混跑,大哥又愁上心头。

大哥把村部的三间闲房粉刷一新,进了一面包车图书,从科学技术到小说杂志、儿童读物等,把一个房间摆了个琳琅满目。隔天,

又进了乒乓球、台球、象棋等,安置在隔临的两间房。门头钉一块木牌,白底红字“党旗活动室”。

大嫂对我说:“唉,咱家又赔了一万多。”我劝大嫂:“这是好事。”大嫂点头,笑了,说:“嗯,我知道,只是心里有点心疼钱。”

有天,我正和村里人一起埋在书堆里,大哥筹建老年公寓回来,喜滋滋地向乡亲们打招呼,看见我,径直走来。

瘦高的大哥又黑了许多,两眼却分外有神。说:“你在学校要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我答:“已经交了申请。”大哥赞许地点点头,又说:“你一定要成为一名党员。”我点头,还未答话,早有冬生哥几个人拢过来,一迭声说:“村长,你可不能偏心,我们几个都写了入党申请了,可不能把指标给小弟一个人留着。”大哥朗声笑了。

欢乐的笑声从党旗活动室里飘出来,传得很远很远……



柳树

春天来了。
“五九六九,抬头看柳。”柳树是报春的使者。“碧玉妆成一树高,二月春风似剪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小学时学过的贺知章的诗耳熟能详,那真是童年时家乡的春天。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柳树在春风中披散开来,爬上柳树折一些柳条编成帽圈戴在头上,再拧一支柳笛含吹出春天

家乡那些树

高曙光

我的家乡在河南农村,在豫东平原,是黄泛区腹地。家乡四季分明,一年植被景观自然不同,这里的树木春季萌发新绿,夏天浓荫遮日,秋天落叶飘飞,冬季雪压枝条。

如今家乡的树种受到经济因素的驱使,品种渐渐单一起来,随处可见的板材加工业改变了家乡的植被结构,这里速生经济林的代表——杨树已经成为平原地区的主要树种,原有的那些树种正在慢慢消失,也许有一天这些树真的会成为家乡的记忆。这些树种的消失勾连着一些对农村童年生活的回忆,于是,我就想写一写家乡那些树,并以此纪念那些与树为伴的日子……

我每次从树下经过时都要张望一下大柳树的树梢,总想看到树神树精之类的东西,但从未遇见过。

大柳树下有一户人家。主人小名叫“马”(农村取名大都用牲畜的名,一来好养活,二来家里有这些,吉利中听),村里人叫他“老马”。他家的灶屋就在大柳树旁,柳树的根伸进了他家灶屋内,一天下午老马拿起斧头砍断了柳树根,当晚老马的脚就肿了起来,连床都下不了,村里人都说老马这是冲撞了柳树精,一定要祈求柳树精开恩。

第二天,老马赶紧买来香烛纸炮,对着柳树烧香跪拜磕头,那脚果然肿而不疼了。其实老马的脚本来就和别人不一样,脚面有些畸形。

大柳树下停放着一辆农用四轮车的车斗,车斗的主人是村里的望族,那时村里只有两辆小四轮,很

是让人羡慕。

夏天天热,晚上车主人拎张凉席躺在树下看车以防贼把它偷去,第二天他身上起了好多痒疙瘩,红红的。他便向全村人讲他在树下的遭遇,柳树又增添了神奇,从此,谁也没在下面躺着睡觉,那车斗也没有被贼惦记过。

有人终于建议把树给卖了,买树的人拿软皮尺一量,给了价钱,也给了定钱。但听到有人说起这柳树的神秘,那人又不买了,连定钱也没有要。

那棵大柳树也渐渐干枯,直至前年轰然倒下,成为一截朽木顺躺在路旁……

那时候麦收是要先造场的,先薅一片麦子,然后平整场地,从附近井里打来水泼地上,再牵来牲口拉着石碾碾压,石碾后面要拴柳树枝抹平,那棵大柳树无人敢砍,只有村西机井旁的柳树树枝被人砍去拉走,把这些柳枝捆在一起,上面再糊上一些泥以防柳枝松散,机井旁的这两棵柳树年年都难逃刀光之灾,树枝一直稀疏。

村南边有一大水坑,是村民多年取土垫宅制坯筑屋而成的,村里人称其“南坑”,水面有十来亩地大,水很深,坑北也有一棵歪柳树,树身向南倾斜。夏天洗澡时可以爬上去再往下跳,扑通一声落在水里,引来很多人观赏,最原生态的跳水应该在这里啊。

柳树不仅是属于生者的,也要陪伴死者的。村里人死了,死者的长子要砍一截柳木棍,并且要先在树下看好是哪一截,绝不能看错,下葬的时候,这根柳木棍立在坟头,柳树是容易生根的,要经常晃动,以防生根发芽,实则是要生者对死者的怀念。

如今在农村,柳树已经不多见了,偶见街道旁有卖砧板肉嫩的,他说是柳木的,很好卖。

榆树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这是小学时学过的一首古诗中的诗句,那是晚春了。

春天来了,榆树的枝条渐渐鼓起一个个褐色的骨朵,青绿的榆钱渐渐生长出来,刘绍棠先生的散文《榆钱饭》就回忆了自己吃榆钱饭的往事,那属于一个饥饿的年代。我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儿时的记忆中尚有些温饱之忧,榆钱可以生吃,也可以拌上面粉蒸熟了,晾凉撒盐拌蒜滴小磨香油,确实好吃,是完全可以取代主食的。

“清明榆不老,谷雨老了榆。”从“清明”到“谷雨”有半月时间可以吃榆钱。捋榆钱是童年的冒险科目,榆树高大,榆钱多长在向阳的枝梢。爬树不但要身手敏捷还要有长劲儿,脱了鞋子,腰间系一根长绳,双手互相用力,赤脚夹踩着树绳溜,啾溜往上,爬到有树枝的地方停下来,用长绳把篮子钩子拉上来,顺手将下榆钱放篮子里,满了就用绳子放下。 “上树不愁,下树拉绳(音)。”下树要两腿夹着树顺着滑下去,又不能太快,裤子经常磨烂开缝,所以这榆钱吃起来确实来之不易。况且这榆树是别人家的,还要分给树主人一些。

榆钱逐渐老了,失去了青绿的嫩变成了白色在风中作雪飞了。榆树叶也逐渐茂密起来,中午下清水手擀面条,摘些小榆树的嫩叶清洗干净后放进面条锅里煮沸,白色的面条,绿色的榆叶,是飘着一股榆叶香的汤面碗,榆叶吃起来黏黏的,柔柔的。

有一种甲虫寄生在榆树上,我们这里叫金壳螂(金龟子),捉住它可以做玩具,小心翼翼地靠近它们寄生的榆树,它们在树身上钻洞,啃噬出好多木屑,它们把头钻进树孔里啃木屑时是最好的捕捉时机,捉住后取一高粱秆皮的篾子,一头小心插入金壳螂的头背相交处,另一头插在芒麻的果实上,再用一细竹枝从芒麻果中间穿过,金壳螂振翅飞,芒麻果就迅速旋转,若是两只金壳螂更好玩,这些作圆周运动的甲虫大都累死了,也有带着篾子脱逃的。

榆树在以往农村砖木结构房屋建造中是上等木料,榆木可以做房梁,除了榆树木质硬之外,还因为“榆梁”与“余粮”谐音,家有余粮,心中不慌。民以食为天,温饱曾经是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啊……

榆树,你的身影仿佛属于过去,流传至今的也只是那餐馆可寻的榆钱吧。

桐树

家乡的桐树是泡桐。泡桐是很好的梁材和板材,树干直,做板材不易变形,花纹也美观。

那时农村地头院中栽种的都是泡桐,桐树叶片大,树形美,遮阳效果好,生长缓慢。家中有大桐树是那时农民拥有财富的象征,一则可以做椽子檩条房梁,二则可以做立柜板箱门窗,三则可以做寿材。

桐树在春天是要开花的,盛开的桐花喇叭形,紫白色的花瓣,沁着一股甜甜的花香。暮春时,桐树花落了,捡起来用力揉搓,再挤出水来,揉成一团,可以下面条锅里,吃起来有嚼头,还有一股肉香。

秋天到了,从地里掰回的玉米棒子堆在院里,撕开玉米棒子的外皮,七八个捆扎成一束,搬来木梯上桐树上,再用绳子把捆扎好的玉米拉上去挂在较粗的树枝上,高处通风好,玉米很容易晾干,到了冬天农闲时,再把玉米从树上弄下来剥成粒。

大桐树是用来做寿材的,有老人的家庭都很注意留大桐树,棺材是他们的房子,看到大桐树,就好像知道了自己在那个世界是刮风下雨都不愁了。有的高寿老人还有喜活(我们这里称棺材为“活”),是白茬的,上面盖块红布。我的舅奶奶就有个这样的,里面还装了粮食,整个就是一根囤,

小桐树的叶柄是中空的,可以用来吹豆子,上学时有高年级的学生手拿桐树叶柄制成的吹筒嘴含豆子相互吹射,激烈的很。

干枯的小桐树叶柄可以做笛子,轻轻剥下叶柄的木质纤维,露出一个孔状的膜,再顺次剥透几个孔,一支桐笛就制成了,还能吹奏出音阶呢。

桑树

读过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后,给我印象最深的自然是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然而,最勾起记忆的也是桑葚。

我们村庄有四棵桑树,两棵在老郭的屋后,一棵在村西南的坟地里,另一棵在村后的坟地里。

老郭是光棍,屋后的桑树却是一雌一雄,这两棵树挨得很近,东边的一棵结着紫红的桑葚,桑树树干光滑,爬上去很不容易,鸟雀在树上贪吃,边吃边拉,在树下需要留心。会有爬树的在树上大吃,然后用桑叶包了桑葚装口袋里下来,嘴上手上都是紫红色,成熟的桑葚味道很甜,汁水也多,这桑葚不能多吃,吃多了淌鼻血,今天想起应该是补血的好东西。

村西南坟地里的桑树很少有人光顾,这片坟地是村里一个望族的,族长留山羊胡,我们都叫他“老扭”,他不让爬那棵树,他还会骂人的。

村北坟地的那棵桑树是麦哥家的,麦哥是教书的,脾气也好,放羊时可以爬上树摘桑葚的,这里是一片很大的林子,桑树隐藏在这里,外村人很少来的,可以很好的享用桑葚的。

如今这桑树都没了,老郭的屋子冲了街道,树也没了,老郭后来住进了乡敬老院,去年死了,活了七十三。

楝树

楝树又称苦楝,树形很美,树干很直,是做家具的硬料,在家乡的木匠眼中仅次于槐木。

我们村曾经有很多株楝树。放学后牵着自家的羊到村后的树林里,爬上一棵楝树,折一些树枝扔下来,羊就树下乖乖地吃。林子里有一棵楝树不是太高,树枝很多,可以在上面摸树楼(闭上眼顺树寻人),这样的游戏有危险,常会有人从树上掉下来,摔在地上好半天不能起来。男孩子爱玩冒险的游戏,就是摔疼了也不会回家告诉大人。村里有一腿跛的老师,据说就是因为摸树楼时从树上摔下来伤了骨头也没敢向大人讲,直到疼得忍不了了才被父亲送到医院救治,医生说了孩子血气很旺,已经落下残疾了。

家乡人称语速太快的人说话像羊吃大枣子,羊喜欢吃枣子,枣子核很大,果肉很少,羊吃的时候吞吞吐吐的,这是成熟的枣子,黏黏的,有股甜味。绿色的枣子可以玩散窑的游戏,在地上挖十个坑,寻五十个枣子,两人分先后顺时针散窑,不能轮空。我想这应是很好的数学游戏,可惜已经属于童年的记忆了。

七绝两首

都 晔

读王为民教授草书

品维白先生山水

笔走灵蛇聚古风,
谋篇布阵隐雷声。
云低莫叫雨湿纸,
点划飞天化作龙。

抱元守一负阴阳,
山水丹青哪有方!
渐悟乾坤无限意,
顿觉枝叶蕴奇香。

伤 怀

刘铁士

一
冬夜雪飞扬,
念君倍凄伤。
百里祁山处,
添衣莫着凉。

二
伊去吾奈何,
谁人解饥渴?
柳绿清明近,
阴雨漫暮色。

浪淘沙·北戴河

童新生

鹰石松茂繁。
浪涛拍岸,
万船竞发白帆。
一轮红日海天冉,
碧波尽染。

燕山数千年。
碣石奇观。
英雄横戟留遗篇。
沧海桑田换人间,
风光无限。

组 诗

路 雨

满湖荷香

站在东湖的岸柳之下
仿佛置身烟雨含翠的江南
听一滴清晨露
从嫩绿的荷叶上悄然滚落
一群群操着吴侬软语的女孩
体腔内装满了水的湿润
履着平静的水面
翩然而来
一朵朵荷花
踏着音乐的节拍
悄然盛开
女孩们舞动着长长的水袖
在水面之上
拂起细细的波浪
不知是她们淡淡的脂粉味
还是清雅的荷香
扑面而来
给龙湖平添了诗情画意
我不想走近她们
怕误入了荷花深处
而忘却了归路
我不敢触碰她们
怕触痛她们内心的秘密
怕把她们的梦儿碰碎
就让我站在靠近她们的地方
深深地呼吸一次吧

睡莲

我不知道你睡了多久了
不知道你还要睡多久
你是如此的贪睡
着一袭粉红睡衣的女孩
躺在田田的荷叶之上
世界是如此的宁静
月光是一个大大的帷帐
你枕着波浪
枕着满天的星光
呼吸着夜风的清新
酣然入睡
睡得那么沉稳
睡得那么坦然
仿佛忘掉了前世的一切

只有水底的鱼儿
能听到你的呼吸
我站在帷帐之外
端详你的俊美
看着你甜甜的睡姿
真想拥你入怀
又渴望谁家英俊的少年
能用青春的激情
在今夜将你唤醒



小小说

高 招

佚名

高副市长在农业部门及市县领导陪同下站在一块即将收割的麦田前,看到一整块麦田品种统一,麦穗整齐,心情十分高兴,他拍了拍随行的张副县长说:“看来你们县小麦良种化的程度很高,与你这个分管的同志很有关系嘛!”

张副县长顿时感到浑身麻酥酥的,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县委贾书记,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高副市长在众人陪同下,俯身又折了一个麦穗拿在手上仔细观察,让随行的记者留下特写,又交待了随行人员要认真做好夏收各项准备,争取丰产丰收,再夺小麦单产总产新高后就坐上车走了。

望着高副市长的车队绝尘而去,张副县长还沉浸在幸福之中。这时候,东风镇党委书记赵东风走上前来:“张县长,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在镇里吃吧!”张副县长爽快地说:“好,就在你镇上吃了!”

一行人簇拥着张副县长来到

镇上的一家饭店,在一个最大的房间里坐下。上菜之前,大家轻松地交谈着迎接检查的情况,兴奋之余县农业局长潘高平突然问赵东风:“老兄,我记得昨天下午你那块麦田的麦穗还是参差不齐的,怎么一夜之间就变得如此整齐了呢,你到底用了什么高招?”赵东风得意地望了一眼张副县长,笑而不答。

凉菜很快上齐了,大家按位置顺序落座,很快推杯换盏,进入到一个热闹境地。这时候又有人提起刚才的话题,此时已微有醉意的赵东风开口了:“诸位取笑,我哪有什么高招,只是搞了一下临时突击而已。”

见大家齐齐地把目光投向他,赵东风终于忍不住内心的得意,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昨天,接到高副市长要来检查的消息,说实话我心里紧张极了,选了几块麦田,麦穗品种都有点杂乱,看上去高高低低的,没办法,我连夜召开了几个行

